

中国传统文化读本



颜氏家训



吉林人民出版社

ZHONGGUOCHUANTONGWENHUADUBEN

中国传统文化读本
颜氏家训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导 读	1
颜氏家训	21
序致第一	21
教子第二	24
兄弟第三	30
后娶第四	34
治家第五	39
风操第六	47
慕贤第七	68
勉学第八	73

文章第九	100
名实第十	116
涉务第十一	122
省事第十二	127
止足第十三	135
减兵第十四	138
养生第十五	141
归心第十六	145
书证第十七	157
音辞第十八	191
杂艺第十九	199
终制第二十	208
评 价	212



导 读

《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是一部学术史名著，作者为南北朝至隋初的门阀士族颜之推。

颜氏家训

颜之推（公元530—约591年），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琅琊颜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门士族。他的九世祖颜含生活于两晋时期，以孝而闻名于世，仕宦显达，位至东晋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光禄勋。祖父颜见远生活于齐梁之际，官至御史中丞。颜之推的父亲颜协一生则游于



颜氏家训



颜之推像



诸王蕃府。颜之推本人的仕宦经历颇为坎坷，最初担任梁湘东王国左常侍、镇西墨曹参军。侯景之乱时被囚送建邺（今南京市），又当过萧绎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北周攻破江陵（今湖北江陵），之推全家被掳，北周大将军李显庆推荐他去掌管其兄阳平公李远书翰，颜之推不愿前往，携全家逃奔北齐，在北齐历任奉朝请、中书舍人、赵州功曹参军、司徒录事参军、黄门侍郎、平原太守等职。隋朝开皇年间，被太子召为学士，并终于此职。

琅琊颜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没有习染玄风而保持传统经学的少数高门之一。为颜氏家族奠定后世发展基础的颜含，“少有操行，以孝闻”。他反对门阀擅政，主张振兴皇权。东晋初年，有人认为王导是皇帝（晋元帝）的师傅，百僚应为降礼。颜含反对说：“王公虽重，理无偏敬，降礼之言，或是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识时务”



(《晋书·颜含传》)。这实际上是对当时“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不满。颜之推的祖父颜见远继承了这种家风，在梁武帝受禅时，愤而绝食，“数日而卒”(《南史·颜协传》)。六朝无死节之臣，像颜见远这样为君死节、奋不顾身的大臣，确实罕见。颜之推的父亲颜协为人风格严整，不求显达，以人品高尚闻名于世。颜氏家族“世善《周官》、《左氏》”，是一个从学术到政治、社会行为都履行儒家传统的家族。颜之推继承了这一传统，少年时就不慕玄学，讨厌空谈。他钻研《礼》、《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北齐书·颜之推传》)，在传统经学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功底。

颜之推生活的时代，正是门阀士族势力由盛而衰的时期。这一时期战乱频繁，皇权振兴，南北一统的趋势日益明显。门阀士族虽然在社会上仍有较强的影响，但



昔日的辉煌已经失去，只能凭藉门第、婚媾来标榜于世。皇室借助寒门势力牢牢掌握着大权，士族门阀不但可能再跟皇帝分享最高统治权，而且往往因小事而惹来杀身灭门之祸。同时，佛、道二教在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成为士族精神依托的一个重要工具，这些因素对颜之推的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上他本人经历坎坷，一生历梁、周、齐、隋四朝，三为亡国之人，“备荼苦而蓼辛，鸟焚林而铄翻，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观我生赋》）。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少欲知足、谦虚自损的处世哲学占据着重要地位。如他主张少言省事，认为多言多败，多事多患；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等等。他从历史和现实中深刻地认识到，统治者如果政治腐败、贪得无厌，就不可能维持统治。他从儒家的立场出发，主张为政要仁义与刑罚并施；选拔人才不



能仅靠门第；在经济上主张重农，主张士农工商各得其所，限制寺院僧尼不劳而获等。颜之推还认为士大夫不可将“周孔之业弃之度外”而崇尚清谈，必须“应世经务”，甚至要向下层人民学习，这些观点都有进步意义。颜之推晚年思想受佛学影响较大，认为“内外两教，本为一体”。他调和儒、佛，并且对灵魂不灭等观念深信不疑，这是他坎坷一生的经历在思想上的反映。

颜之推一生著述很多，其中以《颜氏家训》最为著名。该书共20篇，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纵观全书，颜之推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围绕下述三个方面展开的。

一、以儒学为核心的基本教育思想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以儒学为核心，他认为“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勉学》）。



“行道”、“修身”都是儒家思想的反映。他还说：“圣贤之书，教人诚孝”（《序致》），“吾观礼经，圣人之教”（《风操》）。在儒家教育思想中，颜之推尤其重视家庭伦理的培养。在《兄弟》篇中，他将夫妇、父子、兄弟三亲当作人伦之重，认为“不可不笃”。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作为治家的基本法则。总之，依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培养人材，是颜之推教育思想的基本目的之一。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也深受儒学人性论的影响。他认为“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教子》），给教育划上了等级的标志。帝王及其子孙自然属于“上智”，从胎教到师保都有章法。广大劳动人民属于“下愚”，“虽教无益”。一般的士大夫均属“中庸之人”，他们能否成材，要看后天的教育状况。因此，颜之推对于士大夫这一阶层的教育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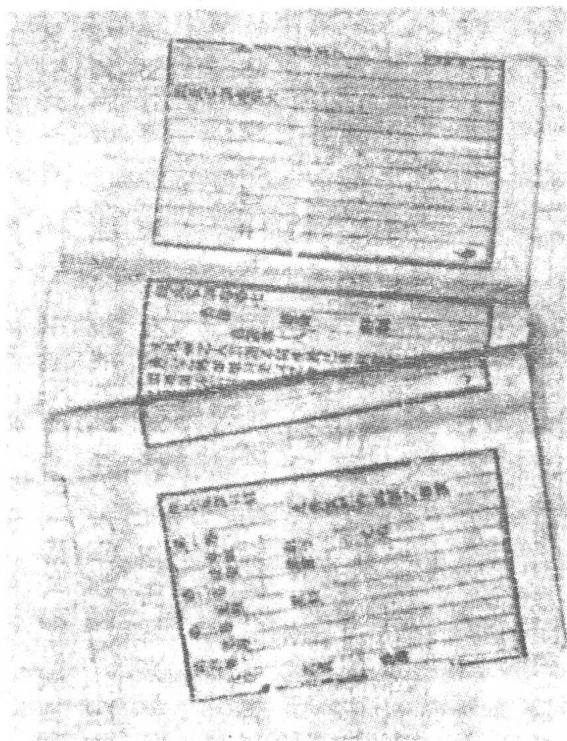


为关注，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如不仅要重“德”，还要重“艺”；读书不能死守章句，还要“施之世务”等等。

在教育基本理论上，颜之推还强调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强调幼年教育对人一生的重大影响，强调个人立志发愤是成材的重要因素。他把自己的教育理论与大量的社会实例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关于教育的作用，他告诫士大夫：“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勉学》）。将知识作为政治和安身立命的资本，是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赖以衍续的一个重要原因，颜之推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

二、经世致用的士大夫教育思想

颜之推一生共历四朝，又生活于士大



《颜氏家训》书影



夫中间，因此他对当时士大夫的生活十分熟悉，并且对士大夫的教育状况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认为当时士大夫中存在着三大弊端：一是不学无术。“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勉学》）。即使有点学问，也是“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勉学》）。其二是理论脱离实际。士大夫们手握麈尾，口尚清谈，但“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涉务》）。三是毫无自身修养，败坏世风。颜之推称梁朝全盛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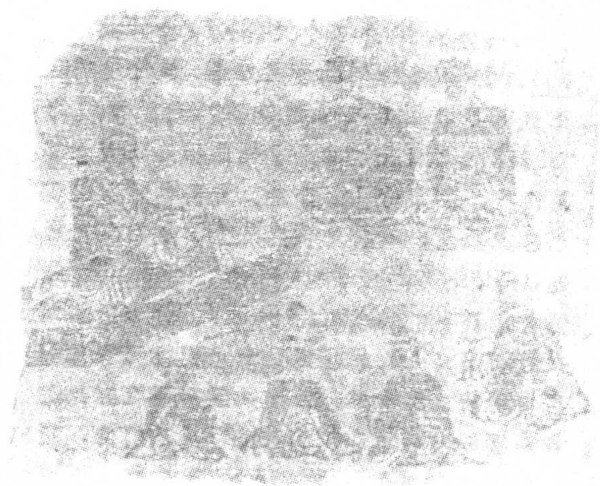
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勉学》）。这些人上不能治国，下不能保身，每临战乱，只能转死沟壑之间。侯景之乱时就证明了这一点。

颜之推对当时士大夫教育状况的批判是深刻而准确的。从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他提出了人材培养的目标：“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伦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涉务》）。

如何培养出这些人材来呢？颜之推提出从“德”和“艺”两方面着手，也就是所谓“德艺周厚”。从“德”的方面看，



士大夫必须学习儒家的基本理论，“修身慎行”，从而达到“体道合德”的“上士”境界。士大夫的道德教育从幼年就要开始，“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勉学》）。只有具备深厚的道德修养，士大夫才能立身行正。颜之推晚年信佛，他把佛教的“五禁”与儒家的“五常”相比附，认为“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归心》）。以儒家思想来教育士大夫，是与魏晋南北朝门阀地主的利益及教育思想相一致的，但在颜之推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仅有“德”是不行的，颜之推认为“艺”的教育也十分重要。所谓“艺”就是要有真才实学，要有一技之长。颜之推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理论和具体方法：首先要勤奋读书。他说父兄不可常依，



讲经图